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调查分析屏幕前的距离感消失——COVID-19新冠病毒加快了数字化和社会政治隔离的进程

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UC3M）的研究人员发表的一篇文章分析了随着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物理距离和符号距离消失感增加后果。

根据UC3M传媒系教师皮拉尔·卡雷拉（Pilar Carrera）在期刊Eu-topias上发表的文章表示：由于COVID-19新冠病毒的传播和互联网的大量使用加速了这种现象的普及，并且与隐私逐渐受到大众媒体逻辑的禁锢有关。同时，面对透明的，作为“世界之窗”呈现的媒体话语，距离感已经消失，调解过程及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含义被隐藏了。

当我们在电视上观看真人秀节目时，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处于调解和代表的过程中，并且感觉到自己是局外人。但是当我们用脸书或WhatsApp时，即使调节过程完全一样，我们从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吃瓜看戏的感觉。“这种表征自然的产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也导致了关键距离的消失。”皮拉尔表示。。

根据她的观点，如果研究整个20世纪到现在大众媒体屏幕界面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轻易地了解到：除了随着大众传播媒介技术渗透到个人的私密空间而产生的越来越复杂的控制形式，这种趋势还在持续不断地缩小物理和符号距离。

“电影的出现是在公共场所进行消费的。但随着电视机的出现，屏幕进入了家庭（私人空间）。而互联网又是第一个直接进入私密维度的媒体。新冠病毒危机期间更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趋势。”皮拉尔解释：“这种流行病实际上已经通过唯一媒介：互联网被过滤了……这产生了标志性的话语缺陷，因为对它的所有描述几乎全部是通过所述通信媒介来传达的。”

封闭禁足的影响

由COVID-19新冠病毒造成的禁足已导致在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中对公共自由前所未有的限制，再加上根据这项工作特别是通过智能手机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的合法且令人信服的数字监视的广泛应用，“这是随着互联网大规模、广泛且疯狂使用下隐私被封存并受到媒体严格控制的完美例子。互联网是唯一‘向外界开放的窗口’，并且是唯一一种且令人沮丧的联系方式。”皮拉尔表示。

总而言之，互联网经过公民数十年的适应、消化和广泛采用之后，通过COVID-19新冠病毒危机使我们能够在控制和社会工程方面直观的了解其真实范围。皮拉尔总结：“这场两种病毒性质（互联网和COVID-19）相冲突的完美风暴揭示了互联网与社会政治隔离之间的结构联系。”

参考书目：

作者：Carrera, Pilar (2020).

《内部数字化：互联网宅政策——满足封闭禁足时代》

Digital interiors. The Internet Housing Policies. Meet the Age of Confinement.

期刊EU-topias——跨文化传播和欧洲研究杂志

卷19，第5-18页

DOI: 10.7203/eutopias.19.17870

<http://eu-topias.org/interiores-digitales/>